2026年11月12日 星期四
晚报版
组版 孙健芳 责编 李艳 校对 刘挺

# 家乡的土坯房

□ 王致俊

在孝义市东乡，南船头村里的西南角有一排七户人家的巷子里，大都是用那厚重的土坯(也称土墼)堆筑起来的瓦房。从村西路口往东走第二排第三户就是我家四代人居住过的土坯房。

土坯房的整体形状略显方正，却又带着一种质朴的不规则，它没有现代建筑那种笔直的线条和精确的几何形状。房子的大小不一，大多是三间或五间的格局，坐北朝南。我家的土坯房是四间的格局。东边三间为一门两过道，西边一间为角房俗称储藏间。每一间都像是一个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的故事章节。从远处望去，土坯房就像一个敦实的土黄色方块，稳稳地扎根在大地上，与周围的四野、河岸融为一体。

土坯房的墙壁是大地的颜色，那土坯由泥土和着麦秸制成。泥土取自村边的黄土地，带着土地的质朴与醇厚。麦秸像是墙里的筋骨，让土坯有了支撑的力量。土坯的制作方法是：把土和用锹刀切碎的秸秆浇上水混拌起来。通常一次就得和一大堆泥，得需三个强壮劳力且干活熟练的后生合作。将泥调和得软硬适宜后，再将其用木板模子刻制成约1.5尺x1.0尺见方的土坯。做好后需花好长时间才能晒干，那够盖四间房的土坯完全做完晒干要花好长时间与好多人工。用这些土坯一块一块地堆砌起来，形成厚实的墙壁。手指轻轻触摸那粗糙的墙面，能感觉到泥土的颗粒感，仿佛触摸到了历史的脉络。据父亲讲："这种土坯房有着良好的隔热性能，夏天能阻挡酷热，冬天可抵御严寒。"土坯房建好后，室内地面用青砖铺就；土灶、土炕也随之盘好了。这四间土坯房确实是来之不易呀！

土坯房的屋顶为双坡面，就像一个倒扣的梯形。这种形状有利于排水，让雨水能够顺着坡面迅速流走。屋顶材料主要是瓦片，一片片青灰色的瓦片整整齐齐地排列着，像鱼鳞一样。在阳光的照耀下，瓦片闪烁着淡淡的光泽。瓦与瓦之间的缝隙里偶尔会长出几株顽强的野草，在风中摇曳，给屋顶增添了一抹生机。

门窗是土坯房的眼睛和嘴巴。窗户不大，多为方形，窗框是简单的木质结构，有的被漆成黑色或枣红色，在土黄色的墙壁映衬下格外醒目。窗棂被分隔成一个个小方格，像是古老之棋盘。门也是木质的，厚重而结实，门上有着斑斑的痕迹，那是岁月和无数次开合留下的印记。门上的油漆已经剥落露出了里面的木纹，那木纹像是岁月的河流蜿蜒曲折。

走进家乡的土坯房，里面布局简单而适用。中间的一间是堂屋，这里是家庭活动的中心。堂屋正对着大门，墙上挂有一些父母过寿时朋友赠送的古老字画；一张八仙桌摆在中央，周围是几把椅子，这里是招待客人、举行家庭聚会的地方。两边的房间分别是卧室和厨房。当时父母亲居住东房，我居住着西房。卧室里土炕上的墙角放着叠得整整齐齐的被子，让人感到无比的温暖。地下摆放着一些储物的箱子和柜子。卧室里盘有火灶，灶台上摆着一个储放锅碗瓢盆的小橱柜，灶堂里燃烧的柴火，让整个房间弥漫着温暖的烟火气息。灶台连着土炕柴草燃烧的气息通过炕洞，传递着温暖和热量，然后通过烟囱冒出户外成为炊烟。到了冬天，最暖的地方就是土炕。孩子们最喜欢在土炕上玩，他们在炕上翻跟斗或靠着墙壁倒立，一头扎下去是厚厚的棉被，从未被碰着或磕着。那时，祖孙几代圪挤三五间房子，一家好几口人占间半，一盘土炕要睡六七口人。家乡的土灶、土炕、土坯房，给了全家人一个又一个温暖如春的好日子。

家乡土坯房的内部装饰十分朴素。有的人家将墙面用白灰进行了粉刷；有的人家在土炕上铺一张用芦苇编的席子，比较富裕的人家，在席子上面再铺一张油布；有的人家还会在土炕两边的墙围上找民间画家绘画，通常画一些"花鸟山水""人物故事""苏杭风景"等。这些内容让农家人在茶余饭后靠着被子休息时，脑海里浮现出对这些人间盛景的想象，一扫苦日子带给他们的颓闷。

土坯房周围的环境是那么的和谐。如我家院子里母亲饲养的鸡鸭在自由地觅食，狗儿在墙角打着盹儿。房前有一棵父母亲栽植的老枣树，树杆粗壮，枝繁叶茂。夏天的时候，老枣树是邻居们乘凉聊天的好去处；秋天的时候，又是我们小伙伴们上树打枣吃枣的好时令。院子的南边是一块菜地，绿油油的蔬菜长势喜人，那是父母亲辛勤劳作的成果。土坯房就像是这田园画卷中的一个重要元素，不可或缺。

家乡的土坯房，被搁置许久不曾有人居住，慢慢地走了模样。但是，它的每一寸墙角、每一片瓦片、每一个角落都蕴含着浓浓的乡情。它是一种建筑，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生活的记忆。尽管现代社会的发展让许多土坯房逐渐被新的建筑所取代，但它在我心中的地位永远无法被替代。它就像一首古老的歌谣，在岁月的长河中低吟浅唱，诉说着家乡的故事，承载着我们对过去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憧憬。

# 父亲教我写指书

□ 韩长绵

父亲留给我的遗产之一就是让我一生酷爱指书，一生离不开指书。

所谓指书就是用手指头蘸墨在纸张上写字，这大家都知道。而父亲从小教我练的指书却不是这样，是用手在有哈气的窗玻璃上写字，由于天天练，年年练，经年累月地练，后来我就由"必然王国"跨进了"自由王国"，每每在我写指书的时候，我的右手食指就有握着毛笔头的感觉，写起字来就横竖端正，粗细随意，弯拐圆滑，疏密有度，棱角分明，俨然是一支毛笔在纸上自如行走，写出来的字如行云流水一般，丝毫看不出是手指头所写，所以后来我的"作品"就经常获得父亲的夸奖。须知，能够得到父亲的褒奖那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啊。

父亲对我的要求一向严格，开始练指书的前一两年，父亲的评语都是批评，简直就是"鸡蛋里挑骨头"，那时我虽然嘴上不说，不敢怒也不敢言，但心里是一肚子的不高兴，甚至反感。直到几年之后我的指书有了些许的长进，我才理解了父亲的良苦用心，是啊，哪个父亲对儿子不是望子成龙，恨铁不成钢呢？

练指书的初衷是由于家里无力购买笔墨纸砚，但后来条件好了，却因为兴趣使然，想丢也丢不下了。指书不但成就了我的书法功底，无论软笔、硬笔书法，都能自成一格，拿得出手，在单位小有名气，获得了不少的奖项，也因此比别人除了专业之外还多那么值得骄傲的一技之长。

更主要的是几十年来，我的窗玻璃指书也一直在跟随着我，走到哪儿发挥到哪儿，哪儿有窗玻璃，哪儿就有我的用武之地，就有我的"作品"展示。因而酷爱指书，就成为我的一项爱好、一种乐趣，而且无需投入一分钱的成本。当然也有不足，那就是不能保存，几分钟之后，不是烟飞云散，就是随水流失。

父亲一生清贫，没有给我留下什么物质钱财，但这份指书技能却是他留给我一生都受用不完的精神遗产。




# 东川拾光

□ 刘蕴

连日气温骤降，一场暮秋冷雨初歇，我闲步东川河畔，撞见一幕别样景致。秋水未枯，河中小渚水草丛生，青绿的底色晕染出层层枯黄，带着暮秋初冬独有的清寂诗意。高低错落的荒草之间，野鸭自在游弋，三三两两，忽而穿梭追逐鱼虾小虫，忽而敛翅隐入草丛，一追一藏之间，为清寒的河面添了几分灵动意趣。

我本柳林人，工作后客居离石。朝暮通勤，岁岁与东川河为伴。离石境内，北川、东川二水穿城而过，流至西南边界，南川河自中阳县奔流而来交汇，三水合一，始称三川河。顺流而下至柳林地界，又有柳林泉注入，水势渐丰，三川河自此改称清河，最终在柳林西南奔入黄河。这水系就像晋西山乡人的血脉，一路跌宕，一路相逢，被两地人共同视为"母亲河"。如今只因上游截流灌溉、筑坝造景，清河水势微弱，名为河，却似一脉细溪。可到了寒冬时节，它自有一番独有的奇景：河水不封冻，水面升腾起缕缕氤氲白雾，老家人便亲切地唤它"抖气河"。

从前在家乡遥望那氤氲的抖气河，而今在离石朝夕漫步东川河畔，才慢慢读懂这一脉流水的温柔与厚重。

东川河的性情，尽数写在四季更迭里，是离石最鲜活的时序刻度。春风初至，河水褪去冬日凛冽，却依旧清浅萧瑟。大片河床裸露出来，细流一线，几近干涸，静静蛰伏，不闻喧嚣，只默默积蓄一整年的生机。待到夏雨倾盆，几场暴雨过后，山洪奔袭而下，河水裹挟黄土泥沙，浑浊浩荡，翻涌咆哮，尽显北方河流原始磅礴的野性。

汛期一过，秋风携凉而至，河水归于沉静。浊浪缓缓退去，流水洗尽一身尘泥，化作一汪澄澈碧水。每日沿河畔步行，清风拂岸，流水低吟潺潺，吹散一身困顿。偶有深夜加班，窗棂正对河道，满城灯火渐次阑珊，唯有河畔路灯脉脉垂光。光影落于水面，碎作层层粼粼波光，随河水轻轻起伏荡漾。这一川静水，便是疲惫生活里无声的慰藉。

朔冬降临，河道归于肃杀清寒。万物蛰伏，寒雾锁川，一场大雪落下，两岸银装素裹，天地间一片苍茫静谧。流水隐在薄冰之下，不见奔涌姿态，隆隆水声沉厚悠远，必得缓步走近，侧耳静听，方能感知冰层之下不曾断绝的川流生机。

犹记早年，东川河并非今日这般模样。那时水流无拘无束，水面时而开阔，时而窄深。坑洼不平的土石河床两边荒草漫生。附近居民在滩涂上开垦出零星菜地，东一垄西红柿，西一畦茄子。河道天然不规整，像个不修边幅的乡野汉子，带着原生河流粗粝自在的气息。

后来工程机械轰鸣着开进河滩，铲除了零散菜地与芜杂荒草，河道被水泥硬化抹平，旧河得以重塑新颜。如今东川河道开阔规整，两岸平整的人行步道与繁茂花木相映成趣。深秋初冬，海棠与金银木的红果缀满枝头，虽酸涩难尝，却为清寒的河岸缀上一层烟火诗意；白蜡树染了一身金黄，与苍翠的松柏错落相间，远望一片斑斓；若是春夏，紫荆与榆叶梅竞相吐蕊，月季、石竹、金鸡菊等次第绽放，四时装点这一川风光。

步道之上，烟火绵长。晨昏之间，往来者不绝。或三五结伴，信步闲游；或孑然独行，静享清风。跑者踏道而过，衣袂轻扬；临水空坪，老者演八段锦、舞剑、打太极，身形舒缓。张弛之间，步履从容，笑语温软，一城细碎烟火，尽数汇于这河滨两岸。

昔日荒滩旧貌，今时景美人和。东川河早已融进城市肌理，成为离石最动人的生态底色。它不语不争，随四季流转，托举一城晨昏烟火，收纳两岸人间岁月。

一水长流，岁岁不休。从柳林的抖气河，到离石的东川河，同根一脉的川流，串联起山河两地的光阴。河水只管向前，春枯夏涌，秋静冬藏，阅尽岸上人来人往。水波起落之间，所有尘世的纷扰，都随流水，缓缓向远方而去。